

都市女性情感

纪实系列

雪亦多

夜色玫瑰

河南人民出版社

125/1924



忘 序

世纪末了。

20 世纪末对中国女性的意义有所不同。

情感生活对于女性来说一向有着特别的意义。审视 20 世纪后二十年中国女性情感之路上的足印，深一脚浅一脚的脚窝里仍残留着时代的风雨，蓦然回首时却使我们惊诧无比，比之二十年前，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用纷繁多姿、光怪陆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今，大胆追求理想的情感生活和丰裕的物质生活的都市现代女性，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如何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为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盘个点，在 20 世纪末的时间之窗上划上一道刻痕？



放在你眼前的这套“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可以说是对中国女性情感之路、之状态的一个记录，一种描摹。出于“聚焦”的需要，我们选择了都市而不是乡镇，因为“都市”是社会的“万花筒”，从中折射出的女性情感之光可能更具代表性。全书采用了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跨文体写法。因为作者个人写作风格的不同，表述时可能略有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书中的人物都采访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女性群落。

还需要一说的是，本套丛书特别关注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即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妇女，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女性因为在各种历史背景中都生活过，也因为生理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异，她们的情感生活呈现出一种较为深浓的色调，困惑和迷惘另有一种不同于常的滋味。另外，知识女性，自由职业女性的情感生活也较一般女性复杂多变，各成一册。智慧、技巧生存是商业化时代许多女性的谋生手段，亦正亦邪，自有读者评说。《盘点爱情》一册是对二十年来各种爱情、婚姻观变化过渡的总括性概述，特别女性化的叙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男女情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内容，也是每个个体生命中的华彩乐章。爱情的玫瑰永远花开不败，情感之路永远充满阳光，是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最渴盼的愿望。当我们伫立在世纪之交的时间窗口，眺望 21 世纪生活之门的时候，我们默默祈祷：

愿未来的人们在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现代化生活的同时，爱情幸福，婚姻美满，情感之旅永是坦途。

此为序，也为祝福词。

1999 年 7 月



目 录

- 导游阿姗/1
- 马路友情/7
- 与丈夫的女友约见/18
- 你是一颗钉/25
- 传呼 6073/32
- 贝莲/42
- 将魔鬼拒之门外/52
- 生逢灯红酒绿的年代/61
- 一笑千金/70
- 无聊/78
- 带狗的女人朱文/86



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

好女难嫁/94

美容师罗莉/101

一边是丈夫,一边是情人/109

情人/116

给前夫找家/124

玫瑰的等待/131

明天会更好/139

出租车司机雷芬/147

泥淖之荷/155

一个女大学生的夜晚/166

心有多强/174

情感游戏/183

夜色玫瑰/193

只要一息尚存/198

身为富婆怎么办/205

年龄大了也是错/213

情殇西域/221



导游何册

采访手记：

笑，谁不会？

但是，笑跟笑，就是不一样。

尤其是女人们的笑。

从她们的笑声里，你不仅可以看出性格，甚至也能看出品质。

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你若仅靠笑声来判断一个女人的质地，可就错了。

同样一个女人，在自己家里时的笑声，绝对和她在生意场上发出的笑声是两码事儿。

打个比方说吧，若在家里时的那种笑声是“素面朝天”的话，那么在生意场上发出的笑声就是浓妆艳抹。



导游阿姗的笑声就是化了妆的，她越是笑得风情万种、魅力难挡，她的老板就越高兴。

她的笑，挟带着时代和商业的风尘。

阿姗的笑，和品质无涉。

阿姗是一家环岛旅游公司的导游小姐。

海岛城市的清晨，空气是那么湿润而且清新，从宾馆大门出来的人们不由得深深地呼吸了几口。

没等走近那辆进口面包车，就先听见了阿姗那沙哑而略带张扬的笑声。

按时下的说法，这带着些磁性的笑声十分撩人。

老实说，大家对这种笑声并不反感，这是我们在欧美、港台影片中经常听到的笑声，女人味十足，包含着大多数中国人还不太习惯的现代风情：大胆、夸张，有表演并希望被喜欢和欣赏的意味。

而对某些总对女性存有非分之想的男人来说，这种笑声则可以称之为香艳，可以叫他们刚刚提起的精神再猛一激灵。

旅游团的成员都在车厢里坐下。见那昨天晚上已跟大家见过面的阿姗小姐浓妆艳抹的，侧坐在副司机的位置上，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同前排两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恣意说笑。

阿姗极短的缕空白毛衣与石磨蓝牛仔裤之间，露出很纯净的一节腰肢；阿姗的头型是扁扁的，小巧而耐看；阿姗的五官有些歌星杨钰莹的味道，秀雅而细致；她的皮肤却是典型的热带色彩，微黑而细腻。

面包车开动起来，阿姗才正式开始工作。她站起来说：我



们这个小团是一个临时组建的家庭,她自己就是这个临时家庭的女主人,她的责任是使每一个成员都快乐起来。

她把麦克风送到每个成员的面前,请他们做自我介绍,而她像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似的,故意地插科打诨。

阿姗这时说话的腔调很像李秀媛在正大综艺里说的那些普通话,高高低低弯弯绕绕,仿佛美国式的赛车在爬永无尽头的梁或坡,亦可听做是一个小姑娘在撅着嘴撒娇。

阿姗还很善于打手势,她那细细长长并且涂了粉红色指甲油的手,伸得挺挺的直直的,比画来比画去。如果她那只手是一具舞蹈着的身体,那么她的说话就是音乐的伴奏。

能听得出来,阿姗的笑声、语调、手势,都是经过用心编排又着意练习过的,她竭力要使这个临时组合的旅游团的气氛活跃起来。好像一旦车厢里不热闹了,就是她的失职。

这个祖国最南端的海岛城市到处弥漫着靡丽和骚动的气息,好像是一个不怎么安分的女性在夜晚的街头渴求艳遇。治疗性病的个体诊所随处可见,身着奇装的年轻女性操着不同省份的口音,尽情展示着青春面容的娇嫩和身体的迷人曲线。连海滨大道两旁的树木,都是一棵高大的旁边伴着一棵纤弱的。

阿姗说,高大的椰子树是伟岸挺拔的小伙子,而婷婷的槟榔树就是依偎他的小姑娘。

旅游车在海风艳阳中奔跑,窗外耸立的高楼顶端飘着艳丽的彩带和气球。

一直在不停地和阿姗说笑的两个男性看着外面,突然换了个话题问,这里有没有红灯区?



阿姗反问：什么叫红灯区？

那人回答：红灯区嘛，就是只要你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的地方。

阿姗笑说：可我看你倒不像是什么都能买得起的人。

车厢里马上一片哄笑声。

仍然是那个说话放肆的内地小伙子：可我是来挣钱的，以后，只要我挣足了钱，起码要娶三五个像槟榔树一样苗条的海岛姑娘。

阿姗对曰：槟榔是好，就是不能多吃，吃多了不但会醉昏，还能醉死人呢。

另外一个小伙子就说：要娶就娶像阿姗这样的，一个就够了，又活泼，又漂亮，又开得起玩笑。

那一个就说，阿姗呀，这趟回来就跟我走吧。要不，今天晚上咱就举行婚礼。

阿姗照样风情而娇媚地笑着，一点儿都不生气，两只手继续比画来比画去，毫不在乎这荤荤素素的玩笑。

她对男性放纵态度的容忍和承受，她的柔中带刚的大度和从容，使人想起奥尼尔的名剧《大神布朗》中的地母，雍容丰饶，母性十足。

可她的年龄才这么小。

前几年内地有这样一句名言流传：男人都希望其他女人是开放的，而自己的老婆是保守的。

在座的这些北方小伙子没有哪一个会真正愿意娶阿姗这样的姑娘为妻。

到达第一个景点后，阿姗跳下车，走在人群中的她显得非



常细小,就像一大群成年的鸵鸟中间夹着一只小小的幼鹤。

她的胳膊细得像春天的柳枝,她的腰也嫩得好像反叠过来后一下子就能折断。她的原本就沙哑的嗓子听起来仿佛更哑了,她的小脚已经忘乎所以地踩倒了皮凉鞋的后带。

有先回来的人和坐在面包车里的司机说起了阿姗。

司机是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山东大汉,在这个旅游公司已经干了两三年,阿姗一到这个公司,就总是和他搭档。旅游团里的人哪儿的都有,且鱼龙混杂,导游小姐很多时会吃哑巴亏,又不能随便跟人家翻脸,有个讲义气的司机跟着,就好得多了。

他说,阿姗今年刚到十九岁,去年才从一所旅游学校毕业。她是个渔家女,父母现在还在琼州海峡捕鱼。

他说,阿姗其实还是个孩子,照她这样的身板大概还不会在船上摇橹。但是工作以后的这个职业却要求她提前成为一个女人。不仅要学会说话,学会妆扮,尤其要学会和男人打交道,学会卖弄风情,就是施展所谓的女性魅力吧。

今天车上的男人还算是文明的呢,你们不知道,有时候那些人放肆的呀,说的话叫人听不下去。那时候阿姗刚来,不知道怎样对答,气得直想哭。我呢,也不好跟人吵,只好用这两只眼瞪他们,气极了,就把车速降下来,算是给他们一个警告。

这个城市啊,催着叫人早熟。特别是干这种服务行当的女孩子,既要注意职业形象,还要学会用智慧保护自己。既不能吃亏,也不能得罪人,还要多赚钱,这可不是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能做得到的,你得有坚强而富有弹性的神经。

他最后说,阿姗呀,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这个女孩子聪明。



我是个挺知道怜香惜玉的人，现在倒不是怕她吃亏，是怕她走油了，走过了。那时候，再好的女孩子也就完了。

傍晚，旅游团在一个著名宾馆下榻。有几个人吃过晚饭，在园内的小径上散步。大家议论起阿娜，一个人把司机的话学给大家，马上有人说，那司机把问题也想得太复杂了。这么小的女孩子，适应性强得很，社会需要什么，她们就能来什么。对于阿娜来说，这种工作虽然也累，但也很快乐，嘻嘻哈哈就把活儿干了，再怎么着也比在海上打鱼舒服。

也有人说，阿娜这样满不在乎地跟人调笑，在我们看来是轻佻；在老板那儿是女性职业风采；而在国外呀，这不过是生活中的调料和味精；对于男人来说，这还是高浓度的氨基酸，有营养，也是最醇厚的咖啡，提神。

还有人说，我要是开旅游公司，就先把红包塞给阿娜这样的导游。我回去了，还要把这个旅游公司介绍给想到这个城市来玩的同事和朋友。阿娜这个导游小姐好，挺会叫人开心，到她这儿，男人的身心才算是被解放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旅游不就是叫人放松的嘛。

另一位说，阿娜这样的姑娘，骨子里头其实是最纯洁的，那些玩笑根本算不了什么，也伤不了她。而且，谁都不愿也不敢伤害她。

在这个彻底商业化的城市做导游小姐，不仅需要美貌、智慧，尤其需要柔韧而豁达的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导游是现代女性职业中对人要求较高的一种，而渔家女阿娜已经完全能够胜任。



马路夜情

采访手记：

一个男人，突然在夜色朦胧的马路上，拉住一个陌生的女性，要对她倾诉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病？

现在，有这种病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

仔细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有向别人倾诉的愿望？

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竞争的压力，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找一个合适的人，释放一下自己。

诉说，便是一种释放的方式。

但是，你担忧的是：谁来听你诉说？谁有时间听你诉



说？谁有兴致听你诉说？

如果有个异性，愿意坐下来，静静地倾听你诉说，并认真地和你交流，这可是一种极大的奢侈。

自由撰稿人乐阳因为亲历了这种事，从此便对现代人有了新的了解，包括对自己。

老实说，在本市《文化导报》工作的女记者乐阳一直生活得不错，丈夫在省直部门工作，素质、人品都好，两人才貌般配，收入可观。乐阳三十六岁那年，因为反感单位领导为争权夺利弄得编辑部一片硝烟，报纸也办得没人看，一怒之下，她就来了个停薪留职，干脆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人有了自由，就会觉得天天的日子都是乐呵呵的。乐阳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自由撰稿人的好处。

每天早晨，乐阳侍候爱人和孩子吃过饭，等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了，她就坐在书房里的电脑旁开始写稿，十一点钟，她准时换件衣服出去买菜，半点钟后回来做饭，十二点过一点儿，三菜一汤就做好了。家人从此结束了过去那种天天吃饭不跟趟的日子。如此这般，下午再写两个小时的稿子，晚上乐阳几乎什么都不用干了，她专心致志看了新闻，或者其他随便什么节目，十点半上床看会儿书，再和丈夫亲热半个小时，每天十一点钟按时睡觉，保证了七个小时的睡眠。白天轻轻松松的，干五个小时的写作，一个月下来，她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在报社的工资。

乐阳觉得这日子舒服极了。

日子一长，烦心事就来了。



她觉得丈夫好像对她不喜欢了,每天都说有应酬,晚饭很少回来吃,夜里在床上也没有多大热情,翻个身就睡着了。

为什么?

有一次,乐阳和丈夫赌上了气,她不在家做饭了,下午写稿写到六点多,就和儿子出去吃饭,晚上上床了也不理他。

但是丈夫居然也能撑得住。

后来和女友聊起来,她们说,乐阳,你没瞧你现在的样子,跟外界也不打交道,也不弄个自己的圈子,天天不化妆,也不穿漂亮衣服,每天见着的你都是灰蒙蒙、死塌塌的样子,跟个家庭妇女似的,他能喜欢吗?

乐阳反思了一下自己,天天在家侍候人家,反倒落了个让人不耐烦,这是何苦?

后来乐阳到市里的一家晚报社和一家周刊编辑部跑了跑,人家就请她主持专栏,其中有一个是采访文化名人的,她过几个月就得到北京一趟,去一次也是三天五天的。这样,乐阳因为要出门见人,所以也经常得换换行头,化点淡妆。她年轻的时候是个十分清纯可人的女孩儿,现在虽说已经三十有六了,但气质和身条还都不错,只要一打扮,马上就光彩照人。走在北京的街头上,经常会有男人有意无意地和她搭讪。

乐阳觉得自己还行。

一个女人要是对自己有了信心,好多事情也就都不怕了,包括离婚,包括和马路上的陌生男人接触。

又是一次出差在外。

下午,乐阳采访了一个文化名人后,在街上吃过了晚饭,



散步似的往招待所走。她穿着一件宽袍大袖的紫红色风衣，长头发随随便便地披着，潇洒而有风致的样子，在广场一样宽敞的大街上，在忽暗忽亮的灯光下，显得自由舒展。

乐阳虽说脑袋后没长眼睛，却知道有个男人已经盯了她好久了。

街上人还很多，天也不能算晚，差一刻不到九点。

这人想干什么？

乐阳想，他不至于把她看成那种女人吧？

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下，那人已机敏地几步走上来：“小姐，几点钟了？”

乐阳打量他一眼，又看看手腕上的表：“差一刻不到九点。”

这人白衬衣，黑领带，夹一个咖啡色的公文包，是年轻文员的模样。他举止得体，彬彬有礼：“能一起去玩玩吗？”

乐阳很沉着：“这么晚了，还能去哪儿玩呢？”

“舞厅、咖啡店、卡拉OK厅，都是到夜里两三点钟才关门。”年轻的文员站住了，声音也热情起来，“玩完了，我送你回来。你住在哪儿？”

乐阳一听这人认真起来，赶紧说：“不行，招待所里还有个女伴在等我，很抱歉。”

那人看了她一会儿，不再纠缠，说一声“麻烦了”，就匆匆走向另一个路口。

乐阳边走边想，为什么不多说几句？比如，问他为什么要找陌生女人跳舞，有没有家之类，反正时间还早，她那么早回招待所也是一个人待着，说不定她从中还可以挖掘出一个有



点意思的话题呢。

乐阳并不是个胆子特别大的女人,尤其在男女之事方面是非常安分守己的,以前她碰上的这种事多了,但只要男人一搭话,她就赶快逃之夭夭。其实,他们能吃了她吗?若论体力,女人可能差点,若论智慧,至少和他们也能打个平手。

她拿定主意,下次要是再碰上这种事,她就要换一种方式,不管怎么说,也还是个记者。

这样的男人在马路上到处都有,没过几天,乐阳又碰上了一个。

又是晚上八点多钟,她经过一个十分繁华的闹市路口,冷不丁一个声音截住了她:“小姐,请问礼士路怎么走?”

“我不知道”,乐阳随口说,“我不是这儿的人。”

“噢”,那人仿佛为之高兴似的,推着自行车走近她,“你从哪儿来?”

“有必要告诉你吗?”乐阳微笑着反问他。

“随便问问。”那人谦恭地说。

乐阳看了看他。这男人戴着眼镜,中等个儿,五官端正,车子后面还夹着几本书,像个文化人的样子,并不很叫人烦。

乐阳顺口和他聊了几句。

听说她是来采访文化名人的,这人居然很有把握地说:“有不好联系的人,我可以找人帮你。说实话,你说的这些人都是时下比较难找的人。不过不要紧,我想办法。”

乐阳显出很高兴的样子:“那好啊。”

“我叫李鲁,是个翻译,在一家外企工作。现在,我们可以聊聊吧?”这位李鲁说,“时间还早着呢。”



乐阳点点头。

路边正好有一个咖啡屋,李鲁说:“进去坐坐?”

他们像一对朋友似的进去了。有情侣在卡座里喁喁低语,他们也进了卡座,李鲁向侍者要了两杯咖啡,还要了一包烟。

还算明亮的橙色灯光下,这个叫李鲁的男性居然面容清秀,鼻子高高的,有立体感。

乐阳说:“你是回族人。”

“你会相面?”李鲁笑着问,为乐阳的主动找话非常感激。

乐阳说:“你长着一个典型的穆斯林教徒的鼻子。”

李鲁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不但是勇敢的,还很有趣味。来来来,交换一下名片。”

乐阳也笑了起来:“你胆子不小,在马路寻花问柳,还敢交换名片,也不怕我告到你单位去。”

李鲁说:“不瞒你说,外企的头儿根本不管这事,柳树美,花好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般常识啊。是男人他都懂这个。再说,他们自己寻花问柳的时间还不够呢。不过,你说说,我这也算寻花问柳吗?不认识路,问了一个人,正好是个女性,说了几句话,觉得挺投机,然后一起去喝了杯咖啡,并没有因此就想入非非。就这一点事,犯了中国法律的哪一条?”

乐阳看着他:“你是个有家的人。”

“是。可惜家不在这儿。”李鲁反问,“你没有家吧?”

“有。我一家三口,丈夫聪明,儿子漂亮,夫妻生活和谐。”乐阳不知怎么了,在这个说话放浪的陌生男人面前,忽然也有了一丝想放松放松的念头。她觉得这几天她跑得够累的,天